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禦邊二北虜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至當
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肆夸大之
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己之能而耻於雷同斯事有
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
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既而阿羅出亭羅忽儿加思蘭之衆
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
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

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遠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
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
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還慶平原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
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
婦畜產為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
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
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拆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於
滅者得衣食之原據於彼者得窟穴之固而虜勢自甚乃
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復命大將
宜其大肆剽除庶乎少酬委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

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折圭僇爵以優游於朝行
輦帛輿金以充物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
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士卒悉泯而勿聞掇拾
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
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
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
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歷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
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
致其死力哉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平居不習夫被堅
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及隳邊

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晉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蹊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馬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去京師遠宣府大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為階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實擣虛兵家之策精銳既盡而老弱乃留於此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

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粟倍值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塩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塩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

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
民輸輕糴於邊者歲亦不下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
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
狙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
儲故 朝廷有靡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
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
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
陰懷竊取之計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督公以營
私罔上而病下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彌之道兵力敝
而無養之之實及乎採建白者之策則又往往不同故據

折掌之圖辨官廳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
舊城則東西之聲揚可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
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治於河北
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
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難彼或佯為遁以潛肆邀
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之絕進不可得退不可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
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
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為之一空邊陲為之
永靖豈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疏

待其不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傷險微幸於萬一
運有違贖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
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存亦無委積之守彼或
來避彼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排我之困憊
安卑於成擒中國後至於大創矣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
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欲東南建州之衆北
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遠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
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固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
生心藩籬為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夫
可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首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

今之延綏不務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
以安枕夫一民乃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
若是將使向之失求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為
之難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為之
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揀此實竄謀故爾大謬
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
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
戎之大計以籠中之小見駟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為無益
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
乖方措擇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以損威

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降備之說以惑衆而宗松既
違若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禮是以往其他
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驟於國紀又皆此輩傷文之
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
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
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按前官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
踈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
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遠境之不久安也一曰軍將權以
一統制而責成功蓋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鄧
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下江

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
叅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動有相抗而無相下
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以規免或逕申文移以
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人寢成
掣肘之患頭自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
異向符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於廟
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效其
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
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
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

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
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
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
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大牙相錯而得以成運動關
關之勢蓋東扼延綏之喉衿西負寧夏之肩頂而守之得
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威望仁義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
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閩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
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
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諂諛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
足以禡四夷之鬼而非猾詐避事之徒也尤必要之久而

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
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無
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平由是號令久
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
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
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
也哉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蓋實效所以濟
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翊之在武都日增兵憲示之以強
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兵家之策
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

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寬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况又二邊墩臺相離道踣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一至搶掠無遺可為太息臣謂當閒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添置虜寇將至卽相傳

報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
堡聯絡莫窺虛實文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
爲邊患者未之有也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彌患而省費
蓋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
來皆籍民爲兵番止逾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
而威服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
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
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
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倍之農力餽運安得不疲
而竭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

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虜未睹軍廩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為平居之民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更番有期稍加廩餼得其驩心及其強銳則教習雜於行伍之卒或有疾厲則罷遣復於畝畝之間况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食點恐成咨怨盍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

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於本境征調不至遠行民知效勞
有限歸間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
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況其生長村疇熟於
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
歲用兵存懼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
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
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
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所分隸以居房臺器用官為周
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
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

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
兵可罷內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為利便益
可知矣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蓋人君
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大功集
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
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
皆出於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少誤軍機或削奪
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懿祖之於曹穆武一劍之
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西

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
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
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者功
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宜兵紀不立邊功何
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
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
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
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抵神出鬼歿迥莫能測是以虜
人畏之而不敢近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

酬賞亦厚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激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飾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卒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立而重於犯法則文怒尤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酌賞之令以待規避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人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戒之

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
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
食而紓民力蓋耕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
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
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渭河
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
弗豐臣嘗考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
積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
以待其弊至追赦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敵
欽曹操屯田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事

不暇然用衆祇繕浩之計數置官田募民而田近計其地
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事田
莫如曹操然皆勉馬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宜也然
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便也然
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運而山出川
地形非有變易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不可行漢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備其後武帝益備
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
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汧河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遷耀卿之跡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善漕者耀卿與晏為首馬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懼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戎耕於沿邊之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

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矣至于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柝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塩船木筏往來無滯具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

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必可行舟此宜
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
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
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
䟽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
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漕運民既有餘豈
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
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䟽

謝鐸

竊惟天下之事自其本而言雖若迂而實切就其事而言

則若急而實泛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就其事而言者然臣實窮古今極理勢而論之若有其本而不見於事者有矣未有爲其事無其本而能終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務莫先於審擇形勢而形勢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用其賢參其銳者則又在於人君之一心而輔之者宰臣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麀夷率服臣豈謹按古鑑輒敢以是爲備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于後焉惟中國之於夷狄得其地不足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不可以

禮義化不可以衣冠處故先王馭之之道惟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未嘗窮追遠討罷敵中國以為無益之圖然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於設險亦必因夫天地自然之險庶幾為力易而成功不難矣臣嘗近觀往事宋之時北有契丹西有元昊講好納幣特以出為隱忍羈縻而已今則東而女直毛隣北則朶顏迤北西則哈密吐蕃莫不奉貢來朝願比侯服曷嘗聞其顯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燕之險既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境特以力為支持而已今五東則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曷嘗聞其雄據險阻如

彼者乎是夷狄之棄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險阻之得亦未
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爲窟穴是猶
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爲吾病哉然數年以來民疲
兵困而卒未克服以底于成功者抑有說焉且以形勢而
論淮甸失則江不可守漢中失則蜀不可守天生大河以
爲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
可守况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內其何及
哉蓋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
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
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延

紱經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較之宋時西兵蓋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爲之將韓琦范仲淹爲之帥亦且無以爲用况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履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柘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况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實爲至難

朝廷久爲復套之

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然往者劫營之舉
傳聞道路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
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
激其怒豎彼復寇之心使虜而有知寧不及貽其笑乎幸
而上賴宗社之靈近復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之時
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爲東西之援於是而漸圖
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
勢脩千八百墩以謹烽火以河曲爲室家而屯田積穀於
其中以受降爲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賊小至則彼此
自衛扼險設伏以待之賊大至則左右互援堅壁清野以

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大同以至大河西南皆我屯聚策援之所以道踞則大減於昔以險阻則大過於昔道踞近則我易於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進退而奔突之氣阻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踞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松延緩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使彼欲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慮欲深入吾內則有邀截之患跋前疐後方且追退畏縮之不暇安敢自投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蓋地而守敵不敢與我戰者此其所也今日之必可行者特在朝廷所以任用將帥

所以蓄養士卒者何如耳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
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專馭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
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克國而後用以爲將宋仁宗欲
用夏守贊爲樞密富弼力諫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
宰臣大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
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感以禍人國家哉輸
錢詣價交結保舉若晚唐之債帥殷監不遠甚可畏也李
牧爲將軍市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而狄青南征貴近
之黨相聞駭愕不敢從行蓋閫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
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惡能

望其堅志竭力以為國家之用哉邛山之戰河懷陷沒雖
李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金斌在
蜀解貂帽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惜使相而不與古之
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所濫也今則戎虜如故而先
後從事之臣貪冒已躋極品城濮之戰殺子玉而爭伯江
漢高平之役斬樊愛能而威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
威而實未嘗廢也今則誅罰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坐
享終身夫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
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服食病則為之吮其疽實與為將
陳所賜金於簷下聽軍吏量以為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權

心者也今而戰沒者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功賞悉歸於權勢甚至糧有剋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胞腹况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斬張仁願禦寇卒敢回首望者必斬此則威足以制其死命者也今而邊民不畏虜寇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淫害良善驕心惰氣凝滿眉目况得而用之乎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之士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矢爲方田立馬社厚以招贅如曹瑋者何人有義戍之苦無安土之便失其信失營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种

世衡者何人強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饒沃或兼并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歛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全爲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爲虛文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沂河而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準今繼耀卿之故智者誰乎轉襄漢之漕由南陽而入武關陸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之遺策者誰乎今而輦金駐帛日湧月增止以輸

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因而掊剋者有矣何望其畏遏凶奴如郭伋之在漁陽苟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湛之在高柳有推鹽以為水利然鹽率賣窩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以為權宜然爵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迄立弊生根連蠹結凡此皆非虜之能敵我實我自敝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者矣寧不啟爭鬻之端

聞有因貢賜入境而掠其馬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存中國之體頑狡白丁重譯相伴何以通夷狄之情在彼放服之由蓋亦有繫于此不可以不慎者凡今之事率皆疑是臣欲徧舉以陳顧其事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一洗而去之譬之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毫髮而不受病雖盧扁華佗之神妙欲一一而救之亦未有着手處矣獨調養元氣以壯吾心腹之本然後煎湯滌胃以大收曠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陛下誠如前所謂無怠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

元而難壬人者以慎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人得以朝夕
輔導啓沃如孟子所謂格君者聖心無不正矣聖心既正
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不溺玩好綱紀
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時費出以經絕恩倖杜私門省冗
食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
者皆周詳精密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夷
者也不必繫單于之頭飲月氏之頭而來王率服之不暇
尚何亂如思蘭索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所謂迂腐之
談臣周思極慮所以禦戎之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者
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勢揀險設奇臨機制變雖克國者

將猶以爲難度臣愚豈敢自謂其必然而望其爲必可行
哉不彼之圖而徒孳孳于此臣恐區區萬秋之患有非聖
心之所深憂者矣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竊惟比歲逆虜亂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并合群類據我河
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常秦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
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所至雉伏鼠竄然其虜掠
丁口驅逐牲畜所喪已多况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
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鳥隼賊比無所獲當必復度河
曲縱今不然明年必來西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憂恭議

者恒以夷狄劫效固... 報亦是常事故以計
未然者為喜事圖永... 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
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
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 之樂而謀兵革之難無恠乎
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宋之盛
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
親歲幣所費不貲蓋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
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為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
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喻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
雜亂交讎共錄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

以來未有衰於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馭衰極之虜雖
草薙禽獮亦不爲難惟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
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
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爲國大患至
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
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
民有所恃而安土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
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軌豫其固也作止關援豫其習
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

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則必克以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爲人所待其不憂備錯亂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廩寺繁列而馬無蕃良武庫克物而用輒失措城堡基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汰之過哉奉汰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

故臣常夙夜反復以事當今之弊或者專在乎此也古之
論料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投劔江南
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擅陣誅及裨官及其成
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鉞而行委
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戒不得專也捷獲有摧失
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
國之參厄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
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衆督之制數功賞之實奮威刑
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疑莫奪賞一功則
疏遠不慕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

職錄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軌可固練習可閑兵謀
可明號令可信雖廣而八荒遠而萬年可以高枕而無虞
矣區區小虜惡足爲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及履以求當
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敢披其大端爲 陛下獻至于
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惟在 陛下斷而行之
耳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爲守禦惟陝
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無爲虜巢深山大沙險又在
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
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
分兵而備則勢分而人寡載糧而運則道遠而難給遂使

寧夏外險及備南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
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近邊比歲得我通降覘我無備
頗敢深入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
同西接寧夏以爲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虜衆在內未易
深圖或以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剏立城堡民力不堪
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
者臣謹按張仁頤城受降乘默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籍
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
困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勵士卒使賊勢挫衄
乘間而入何患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

內邊之給併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爲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魏輓山西河南諸道竝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徙之山谷陜隘車較不通驢騾所負芻米多至狼藉石米之費或踰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貨而重其入價大抵上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爲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爲弊不可勝言豈經久之利哉臣按趙充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

南皆以擾攘之際貴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
廣加開墾謹防秋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寢
以積收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
天下可也一馬者士之所資况與虜戰尤為急務今太僕
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
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為斤八
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為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
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蕃甚有賊殺其人者蕃既憾於
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徃徃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
而西邊闕於用甚為非便臣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

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
禁巡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
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
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恤
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脩馬
政之一端也一臣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
亦十五六萬合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
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况擢
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庸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
之制猶有古之遺法常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

編之衛所即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闕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所轄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主將非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且爲諉託以避罪辜

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為玩事甚為不細臣按趙充國
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
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願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
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
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今宜總
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
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揀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鄰則兵勢
不離而邊患可彌矣一胡虜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
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
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問于其帥

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蓄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缺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况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疆利固在殺臣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駢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士之氣不勸而自倍矣一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徃徃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興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

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寒苦習
戰鬪誠為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餼
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殞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
命者臣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
蓋省行賚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
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
失也一功以首計自古為然比年以來南則荆襄廣東廣
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
脅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
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石實可哀憐國家之例雖以

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熾而主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則無復有所悼矣臣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監虐張竟為罪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勅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伸上氣始振矣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故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雷奪哈密怙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巇際邀功利損威命以啓覬覦之心維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道之慎固封守以

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在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為官司給牛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憤其仇讎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復其力役使為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邊議八事疏

王鏊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虜方略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稔輿籍下採群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日

定廟筭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
寤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徂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
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
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
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
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飾雖號禁黠然古之冑頌
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
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
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飾小王子不足畏

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喻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

寧河武順王鄧愈東歐襲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漢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斬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徃徃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

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杲
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
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
之中其爲勇其爲怯其爲可用其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
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
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矣二曰重
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
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
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六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

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
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
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
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
人聞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
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
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
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
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
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

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
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
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
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
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
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
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道
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
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
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

爲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之泐泐以齊之恩以結之泐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然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

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
愚以爲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
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
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効力
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
之賞臣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
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
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
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
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

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目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遠農不著其名於

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
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
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
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
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
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
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
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
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分兵
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

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
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
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
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
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
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端琦
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
也今日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
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
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

紅塩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
兵者詭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
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
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
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
將之候虜來寇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衝枚星往掩
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當憊艾有內顧之憂
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坐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
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
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

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滯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
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
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
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